

你好,“372”

■梁文博 营 家 本报记者 杨明月

未到深冬,一场又一场大雪已将海拔3665米的涅别斯纳亚山覆盖得严严实实。因为一座中哈372号界标的存在,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红海沟边防连官兵每年都要爬上这座山,在那里留下中国军人的足迹。

即使是在交通足够便捷的今天,官兵从连队出发,乘车巡逻往返一趟,也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。而在巡逻路还无法称之为路的过去数十年间,官兵与护边员翻越重重高山,只能骑马或步行。

为什么要登山?因为山就在那里。为什么要去巡逻?因为界标就在那里。这就是边防军人的职责。

“真的是222道弯!”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红海沟边防连的每个人都听说过,通往372号界标(官兵都亲切地称之为“372”)的柏油山路上有222道弯,但不知真假。今年7月,下士苗壮第一次随车前往“372”,坐在旁边的连长王豪男给了他一个“艰巨”的任务:数一数路上到底有多少道弯。“1、2、3、4……”在这趟3个多小时的路程中,苗壮忍着恶心呕吐的晕车反应,在副连长胡摩尔·哈山的配合下,终于数清楚了这222道弯。

军车驾驶员白雲禄听了很高兴,关于222道弯的“传说”终于被证实了。过去几年,白雲禄作为驾驶员在这条道上往返了数十次,一直设工夫多留一眼给路边的风景,更不要提数一数那些奇难险绝的弯道,“开车时,想的就是开车”。

跨过222道弯

“大家对222道弯向往的原因,和《西游记》阐明的道理相似”

红海沟边防连的每名官兵,都梦想坐着白雲禄那开起来灵活矫健的山猫越野车,走一回222道弯,毕竟这样的机会不多。

372号界标附近区域常年大雪覆盖,山路陡峭曲折,能够通行的时间仅限于5月底到9月初,且每年出任务的次数不定,所以苗壮一直等到入伍第3年,才有机会见识一下222道弯。

执行任务这天,好几名官兵都和苗壮一样,是第一次前往“372”。出发前,白雲禄贴心地告诉大家:“早饭少吃点,准备好塑料袋或者尽量坐在靠窗户的位置,省得一会吐得厉害。”这些经验很有用。据说,前几年,坐白雲禄班长的“山猫”到372号界标,就没有不吐的。时间久了,大家应对晕车的法子越来越多,于是也有了苗壮这样第一次上去都不吐的“幸运儿”。

“坐车经过一道接一道弯的感觉有点像坐海盜船,海盜船是在空中晃,过222道弯时经常两边都是悬崖,也和在空中差不多。”对于下士宋梁杰来说,第一次过222道弯,和体验娱乐场的刺激项目一样,充满乐趣和新奇,如果他没有被晃到呕吐就更好了。

一路上,还会碰上“拦路石”和“拦路树”,这些上一个冬天雪崩的“杰作”极为考验白雲禄的驾驶水平和全车人的心理素质。白雲禄要在心里进行精准估量,剩下的空间是否可以通行,如果碰上太过“耀武扬威”那种“拦路石”和“拦路树”,官兵只好下车“嘿呦嘿呦”地把它们挪开。

3个多小时后,经过多个“关卡”,大家终于到达目的地:“当时我一眼就看到了界标,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。”宋梁杰说,虽然一路都很辛苦,但站在界标前宣誓的时候,看着脚下的土地就觉得什么都值得了。

“大家对222道弯的向往原因,和《西游记》阐明的道理相似。”苗壮笑着向记者解释说,就像唐僧、孙悟空等师徒四人,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西天取得真经一样,边防官兵经

过222道弯到达执勤点位,一路虽辛苦,但大家团结一起,有苦亦有乐,最重要的是这是边防军人的职责所在,使命所在。

永远在路上

“作为边防军人,就应该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”

2013年之前,在柏油山路修通之前,也就是222道弯还没出现的时候,每次去“372”,红海沟边防连的官兵都只能骑马。

2011年7月,一级上士陈健第一次去“372”执行巡逻任务,就是骑马去的。由于做过军马饲养员,出发当天一大早,陈健就和当时的军马饲养员鞠龙水一起把15匹马赶到了出发地——一个叫三道海沟的地方。14名官兵和一名当地护边员每人一匹马,组成巡逻小队,向着“372”进发。

然而,大约行进了2个多小时,冰雹从天而降,让大家措手不及。加之路上有很多锋利的碎石,队员们担心碎石割破马腿,于是下马,牵着马徒步前行。在手脚并用爬山的时候,王江杰不小心脚下一滑,好在他及时稳住了身体,但是踩松的碎石却冲着身后的李来鹏滚了过去。为了躲避石头,李来鹏也打了个趔趄,但第一次骑马的他,担心军马受惊失控,一直紧紧拉着手中的缰绳。“快放开!”听到战友的呼喊,李来鹏这才松开缰绳,随后站稳了脚步。后来,李来鹏得知,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马,即使不被牵着也不会乱跑。

当时边境线上有一段路没有边防设施,带队领导白永会担心巡逻队员走得太分散不小心越界,太集中又不好躲避不断下落的碎石。于是,白永会将官兵和护边员分成两组,一组走山脊线,一组走半山腰。到了下午,一行人终于到达了372号界标。

这时,冰雹早已把每个人的衣服都打湿了,浑身又冷又潮。大家在界标前巡看宣誓后,坐在一起吃干粮。“干粮早就凉透了,但我们都吃得很开心,站在界标那儿,可以看到我们的连队,看到附近的基础设施,内心满满的成就感。”陈健告诉记者,等他们晚上11点回到连队才发现,大家的作战靴都被石头划破了。

陈健时常会想起老班长靳发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:“作为边防军人,就应该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。”这一天,陈健和战友们十几个小时都在巡逻路上,他觉得自己离一个合格的边防军人更近一步了。

军民一家亲

“在山里,我们把彼此当亲人,大家互相帮助的地方太多了”

护边员吕刚一家,就住在红海沟边防连营区旁边。

吕刚第一次和连队官兵去372号界标巡逻时,刚满16岁。那时,作为护边员的父亲想让他跟着官兵一起“吃点苦”,快速成长起来。如父亲所愿,那一次,这个半大孩

子吃足了苦头,“骑马骑得屁股疼”,整整休息了一个星期,才缓过劲来。

跟着官兵巡逻后,吕刚萌发了“去当兵”的想法。一年后,他“溜”去报名参军,结果被母亲揪回了家——父母身体不好,吕刚需要尽快挑起家里的重担。就这样,吕刚遗憾地和自己的军旅梦告别。但其后的数十年,他一直以护边员的身份巡逻戍边,称得上是“半个军人”,他一次次到372号界标,将足迹踏遍涅别斯纳亚山。

多年前的一个夏天,红海沟边防连组织边境封控演练,接到上级通报,“南部山区”的边境附近有“可疑人员”活动。红海沟边防连出动20名官兵,由时任连长王博带队,与驻地的武警官兵、民兵、边防警察等200多人组成小分队,到“南部山区”执行人员“搜查”任务。

山区沟壑纵横,便于隐藏,搜查人员在山上搜查了7天7夜,官兵在重要沟口、卡口设卡,吕刚作为民兵协助执勤。由于当时通往“372”的道路并不通畅,无法开车上去,吕刚就和十几名护边员骑上自家的摩托车跑上了盘山道,在一个急转弯处,一个民兵由于车速过快险些冲出弯道。但是,大家没有一个退缩的,团结一致,圆满完成任

务。

军民比邻,鱼水情深。

吕刚记得,有许多个冬天,大雪封山,一个月都出不去人。家里没有存粮了,是他们找到连队,连队就给村民家里送来急需的米面油。等到部队的给养送进来,吕刚和山里其他的护林员、护边员就有力出力,帮着一一起拉物资,“在山里,我们把彼此当亲人,大家互相帮助的地方太多了”。

也正是因为这份情义,每次部队需要巡逻,吕刚都随叫随到,哪怕是在早些年没有补贴的时候,吕刚也愿意和官兵一起骑马爬山。“这里就是我的家,边境安全了,我的家也安全了。”

已经退役的军医吴东亮告诉记者,每年夏天,很多牧民转场到附近的山里放牧,他都会和卫生员一起去给牧民巡诊送药,顺便从牧民口中了解一下附近有没有异常情况。

2018年4月,连队从牧民那里接到消息,就在通往372号界标的山路上,一位电工在维修高压电时不幸触电,吴东亮立马带人赶了过去。“我们到的时候他手都烧焦了。”吴东亮为那名电工进行了急救,直到120救护车赶到,将电工接到医院进行治疗,吴东亮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后来,连长王博告诉吴东亮,正是因为他的抢救及时妥当,那名电工才保住了性命。

在“222道弯”沿途,有30多户牧民在那里居住放牧。白雲禄告诉记者,每次开车上山,都会有哈萨克族的小孩向着军车敬礼。“我们上去的时候他们过来敬礼,回来时候也跑过来敬礼。”每到那个时候,白雲禄都感到特别自豪与温暖,他会用汽笛向孩子们回应,这种互动,成了他们之间一个美好的约定。

亲历者说

我还有一个梦想

■白雲禄

我从小就喜欢开车,当同龄人还在尝试踩到自行车的脚蹬子时,我已经在试图去拉农用三轮车的刹车了。长大后,不论是摩托车、三轮车,还是小轿车、拖拉机,看见什么车都想摸一摸、动一动。

2015年,18岁时,我参军入伍来到新疆边防。本以为凭借自己的技术,可以早早地开上军车。没承想,初入军营,师傅贾正炜只是带着我擦车、检修。“军车驾驶员就得全能,要不然路上车出了故障,你都开不回来。”“谨慎”师傅教诲,两年后,我终于可以单独出车执行任务了。有时因任务需要,我要开上一整天车,下车的时候腿都迈不开了,但是第二天还是想

开车。这之后,我一直想开车走一遍222道弯。等我终于拿到前往372号界标的通行证,已经是2019年6月的事了。

第一次被批准前往372号界标的当晚,我激动得有些失眠,忍不住一遍遍问经常去执勤的一级上士陈健:“一路上到底是什么样子?”“就是弯多了点,没什么特别的。”陈健的回答让我更睡不着觉,更加期待了。

每次在网上看到那些高原驾驶员的小视频,我都很羡慕。今年,是我在新疆边防服役的第7年,我还有一个遥远但美好的梦想没有实现——我想开着军车跑一趟喀喇昆仑山,多翻越几座雪山达坂。

15朵伞花与我

■陈 健

我是四川汶川人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,师范学院毕业的我正在茂县一所小学支教。2008年5月14日那天,我和灾区群众一起,目睹15名空降兵从天而降,打通茂县与外界联通的场景。几个月后,怀揣着对解放军的崇拜,我参军入伍,并选择来到新疆边防。

对部队的崇拜之情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点点“质变”,升华为发自内心的喜爱的。也许是在日复一日的训

练、巡逻中,也许就是在和战友的朝夕相处中。当兵14年,我做过军马饲养员、炊事班班长、战斗班班长,我喜欢每一个岗位,我喜欢为大家服务,喜欢和战友们在一起。

今年12月,服役满年限的我选择了延期。感谢延期服役这个新政策,让我能够在心爱的部队再多留几年。我更感谢2008年茂县上空的那15朵伞花,改变了

我的人生轨迹,把我带到了心爱的军营。

边防就是我的家

■吕 刚

从我记事起,父亲就经常跟着部队官兵巡逻在边防线上,那时候也没什么补贴。有时冬天雪很大,到腰那么深,他也跟着去巡逻。进山出山,父亲从来没觉得他是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,他就觉得,我们的家园就在这里,保护好这里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在边防,像他这样的牧民还有很多。

后来我长大了,想当兵的梦想虽然没实现,但是一直以护边员的身份跟着连队官兵巡逻,也算“半个军人”了。我一直和大家关系处得很好,许多战士生活上有什

么烦心事也喜欢和我讲。部队上有什么事只要找到我,我都会尽心尽力去做好。我们家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的,官兵也都会帮忙。母亲告诉我,有一年冬天我没在家,每次下大雪,连队里都派人过来帮忙扫雪,真的非常感激和感动。

这么多年,红海沟这边一直很安全,乡亲们都很感谢部队官兵的守护。这几年边防的道路越修越好,我带路的时候也少了,但是只要有需要,我随叫随到,因为边防就是我的家,解放军就是我的家人!

本栏稿件由杨明月整理

图①:通往372号界标的222道弯。

图②:红海沟边防连官兵在前往372号界标途中休息就餐。

图③:官兵徒步巡逻。

图④:官兵乘马执勤。

图⑤:官兵乘马巡逻在边防线上。

图⑥:首次执勤的新兵在边境线上庄严宣誓。

李志远摄

贾泽民摄

陈世杰摄

陈世杰摄

陈晓明摄

牟克磊摄

制图:扈 硕

